



## 极简思维 时间杀手

《极简思维》



【美】S.J.斯科特 巴里·达文波特 著 高晓雪 译 台海出版社

归极简,开启生活的无限可能:重塑你的消极思维模式;提高专注力;优化人际关系;实现兴趣变现。世界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提倡的极简思维方法,是适用于生活、工作等各种场合的高效思维模式。

《极简思维》展示了当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样,但是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多。我们要学会的是用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,去思考和处理繁杂的生活。该书从整理个人的思维、生活任务、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四个方面,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帮助我们学习简单的思维方式,并过上简单而幸福的生活。

马可·奥勒留:“能否幸福取决于你的内心,取决于你的思维方式。”

改变你的惯性思维,让你拥有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。

《袍哥》



王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

袍哥是1949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,其影响力与青帮、洪门不相上下。当其最鼎盛时,四川省约有70%成年男子加入,影响力及于各个角落,在川军、湘军中影响巨大,也是清末革命中的重要力量。

《袍哥: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》从一桩1939年的杀人案和一本尘封七十多年的报告出发,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,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,审视了袍哥成员及其家庭在动荡的大时代下个人命运的沉浮,揭开具有神秘色彩的袍哥世界的“日常”面目,呈现出一幅饱满、立体、生动的近代川西社会图景。

该书对袍哥的研究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纬度上加以定位,传奇色彩与历史的深度同时呈现,展现了更饱满、立体和丰富的川西社会图景。

《空间简史》



【意】托马斯·马卡卡罗 著 尹松苑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

自人类第一次用步伐丈量大地,探索空间的欲望便从未停止。“我们在哪里”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,从人类有空间认知以来,答案总是暂时性的,不断被新的发现更替。

在早期文明中,先人用神话确立“哪里”的最初答案。在青铜器时代,人们已经创造出复杂的概念地图,并且能够利用星星找到方向。在中世纪,计算和导航工具更加完善,一个新大陆的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“哪里”的认知,随之而来的探索迅速填满了古老羊皮纸地图上的空白。在当今时代,望远镜的镜头拉近了我们与天空的距离,新的行星被发现。行星迅速变成星系,新的理论正逐渐重塑整个宇宙。

过往的理论或被证实,或被推翻,但我们探索空间脚步从未停歇。

《时间杀手》



【法】米歇尔·普西 著 陈睿 冯蕾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

1989年,15岁的克洛随父母和哥哥回家乡科西嘉岛度假,却在那里永远地失去了至亲。她眼睁睁地看着车辆坠下悬崖,父母和哥哥当场殒命,只有她,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

27年间,克洛再也没有回过科西嘉岛,漫长的时光没有治愈她的伤痛。她一刻也不曾忘记长留于科西嘉的亲人,那场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车祸事件,每每想来都仿如昨日。

如今,克洛带着丈夫和女儿重回科西嘉,她希望能借由这次回归好好地与往事告别。然而,在27年前度假的同一个地方,克洛收到了母亲写给她的亲笔信,信中说希望能再见到她一面,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?

该书讲述了一个家庭的悲剧,折射出人性和情感的挣扎,是一部挑战思维极限的悬疑推理小说。(晓阳)

# 二月河，恨水东逝归大海

本报记者 苏墨

1999年1月,中央电视台播出历史剧《雍正王朝》,一时间万人空巷,最高收视率16.7%,包揽了该年所有电视剧奖项的大奖,成为党政机关推荐收看的电视剧。即便是在穿越和宫斗成为宫廷剧主流的今天,《雍正王朝》依然可以代表历史剧的最高水平。这部电视剧正是改编自二月河的小说《雍正皇帝》,自此二月河的名字走入了大众视野。两年后改编自《康熙大帝》的历史剧《康熙帝国》再次热映,二月河的名号更响亮。

据统计,截至今年,二月河的“落霞三部曲”(《康熙大帝》《雍正皇帝》《乾隆皇帝》)累计销售过千万册。台湾、香港等地已出版了帝王系列的中文繁体字版,许多海外华人,也都知道二月河。

2018年12月15日,二月河病逝于北京,享年73岁。倏忽间,我们发现,如何定位二月河及其作品的文学意义、社会意义,似乎还没有答案,功过是非都将如黄河水一样,东流入海。

从凌解放到二月河

二月河本名凌解放,1945年生于山西昔阳县。父亲凌尔文是县武委会主任,母亲马翠兰是妇联会主席,他们怀着早日解放的愿望,给大儿子起了这个名字,谐音“临解放”。儿时的他,随父母辗转在河南的陕州、栾川、洛阳、邓州等地。我军解放南阳后,二月河的父母留任,一家人定居南阳。二月河33岁从部队转业后,也一直在南阳工作,即便是成名成家之后,也长年在南阳创作。2013年,二月河荣膺河南省文联名誉主席。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,他应该是著名的山西籍河南作家。

为啥起二月河这个笔名呢?其实是个字谜,二月河是谜面,凌解放是谜底。因为自幼对黄河印象很深,黄河到二月凌开,浮冰如万马奔腾,非常壮观,凌开不就是解放吗?所以,《康熙大帝》第一部

定稿时,他便以此名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和希望。他甚至打算死后让人把自己扔到黄河里去。

在《康熙大帝》出版前,二月河的人生怎么看都不那么成功,甚至有点灰头土脸。

二月河没有上过大学,只是个高中生,而且小学留一级,初中留一级,高中留一级,直到21岁才高中毕业去当兵,对,是个大龄兵。军营里度过的11年岁月,连他自己都说,“当时好像就在锅的锅底。”挖煤、开山洞只是体力上的苦,更苦的是看不到人生的希望,30多岁看到身边的同事已是正团,而自己还只是个副连,只好选择转业地方。可是,当普通公务员,每天端茶倒水的生活,更让他“迷茫”。

迷途之中,他乘上了红学的方舟。1980年,他给红学专家冯其庸写了一封信,并寄去了他的发轫之作《史湘云是“禄蠹”吗?》,这篇文章在此前投到《红楼梦学刊》后石沉大海。他在信中写道:“‘红学’是人民的,不是‘红学家’的。如果冯老看过后认为我不是这方面的料,就请回信,我再也不搞这方面的研究了。”冯其庸不仅推荐刊发了二月河的文章,还从中看到了其文学才气,建议他从事文学创作。

1982年,凌解放去上海参加全国第三次《红楼梦》学术讨论会。会上,有学者在感叹,康熙这么文治武功的帝王,却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来写他。他激动地站起来说:“我来写!”

三年后,已经40岁的凌解放完成了17万字的《康熙大帝》第一卷《夺宫》,冯其庸看过之后对他说,你什么都不要搞了,专心完成它,这是你未来的路。

从此凌解放成为了二月河。

“清宫宇宙”的缔造者

新闻是客观的,但记者想破例说,自己是二月河笔下“十三爷”的超级粉丝,粉了快20年了。我身边有粉“四爷”的、有粉“八爷”的、有粉“十四爷”的,在这个话语体系下,“四爷”代表高冷系男神,“八爷”是风流倜傥,“十三爷”侠肝义胆,“十四爷”天真

## 给“无用”之书一点时间

解读——相反意见的了解和辨析是阅读不可或缺的基石。

先来说个故事。前不久笔者接触过一名成功的企业家,其企业的人才培养经验我以为就很可能说明“闲书”阅读的意义。

作为一家基础服务业集团,他们不可能以年薪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去招揽高级管理人员,而非高科技企业在现实中也很难找到高学历的人才。但随着企业的壮大,企业自身又急需现代化的管理人员,怎么办?现实的路显然就只有自己培养。鉴于公司绝大部分员工都是年轻的初高中毕业生,公司出台了鼓励深造的措施。然而,无论是自学还是进入高校学习的年轻员工,都遇到了一个普遍的难度:课业学习很吃力。不仅是听课,更主要的是课本,教材看过很多遍仍旧是不甚明白。跟着学员一道犯迷糊的老板几经调查了解,发现这之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读书少。于是她强迫这些曾经“学习不好”的人读书、买书,随便什么书,管理人员每个月都必须买一两本来读——读完以后交到公司的公共图书馆以资证明,不买书读书公司就实施经济“制裁”。

办法有点“粗暴”,而且几乎所有进入“馆藏”的书都是“闲而无用”的书。然而正是这些无用之书在后来的时间中印证了效用:现在公司不仅有了普通员工出身的博士硕士,公司内新进入高等学府的学员学习也变得轻松和更有效率。

说一句题外话,天才是最罕有的,绝大多数人之间,智力的差距并不大,比起那些花费巨资引进人才的行为,这难道不是更好、更长远的良策吗?更主要的是,从中我们看到了“闲书”的卓然贡献。

其实就算从单纯的校园生活来看,那些阅读兴趣广泛,“闲书”涉猎更多的高中生,在进入高等学校

后,学习能力是否明显强于纯“教材硬盘”呢?或者说更适应自我学习的新生活呢?答案是不言而喻的,想来很多经过高等教育磨练的人有切身体会。在现实工作中,那些读书繁杂的大学生也更容易融进新环境和陌生的工作。

当然,我们不是说书呆子强于实际操作能力强的个体,而是陈述一种普遍的现象——阅读范围更广泛的人理解能力更佳,即使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,撇开性格、心理因素,环境的融入,人际之间的融洽,不也是如此吗?

再来看纯粹的学术生涯。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,一般来说都是所谓“无用”之书的阅读者,对他们来说,“闲书”的阅读和专业书籍烧脑一体才是完整的阅读生活——媒体上常有此类专家自述。即使是专业细分很狭窄的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,诸如凝聚态物理学家讲述诗歌、小说的阅读感触之类,连脑浆古怪的哲学家,也是经常拿文学作品中的角色来阐述他们的理论,以使其晦暗不明、难以用文字描述的念想更便于理解。试问,不阅读“闲书”,如何可以如此呢?

诚然,阅读、学习是个人化的体验,但就读书的一般意义来说,真没必要纠结读什么类型、专业的书,喜欢就好,有时间去瞎琢磨那本书(那种榜单)更有用,不如留一点时间给“无用”之书。



## 光影里的无尽之旅

——读《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》

于死亡的灰暗故事”三个地雷,电影险些被雪藏,好在世间总有伯乐。

所有人印象中的是枝裕和文如其人,忧伤而温暖,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在艺术上有所突破的人,性格中都有不为世俗所接受的某些特质。是枝裕和从不喜欢遵从别人总结出来的创作规律,不会刻意迎合主流价值观,他拍的所有东西都有自己对人生、对社会的深度思考。

比如对生之意义的理解,他说“比起有意义的死,不如去发现无意义却丰富的生”。在《下一站,天国》中,逝者对生命中最难忘时光的回忆,都是平常人的平常温暖,而我们平素看来人生重大转折的时刻、或是事业问鼎巅峰的荣光,在面对生死时,都被完美忽略了,我们真正割舍不下的正是细水流长的人间温情。

世间有太多的不完美,人们总是寄望英雄拯救世界、或者崇尚古代武侠片中的快意恩仇,但在是枝裕和拍摄的唯一一部古装片《花之武者》中,他描写复仇的故事,英雄却没有登场,最终也没有人真正复仇。这一点似乎与《下一站,天国》有所呼应,其实也是延续着他作品中一贯的主题,平凡的生活

就是意义,就是目的。在是枝裕和看来,选择平常的生是需要大智慧的,人生下来的使命不应只为复仇,选择归于平凡更符合人性。

电影和小说一样,重要的都应是去呈现,而不是去做世界的判官,树立一个坏蛋或英雄的形象更易于被观众接受,但在是枝裕和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一个真正非黑即白的人物,主人公往往处于灰色区域。如同《小偷家族》一般,影片中的人物因需要彼此而聚在了一个屋檐下,他们行偷窃之举,甚至还代际传承,中间还有援交少女,但人们却无法对这些人恨起来,或还会产生深切的同情。因为在每一个恶“果”的背后,都有着一个悲凉的“因”,正是这些“因”,击中了社会的种种病灶,道出了底层民众生活的辛酸和悲凉,在他们“恶”的表象之下,还藏着动着的人性光辉,还有爱与希冀在心底流动。

在静水流深的江面之下,我们感受到的是枝裕和丰沛而又充盈的活力,他在感知、体谅、理解这些善惡交杂,满目温馨和悲凉的世界,正如他自己所言“我凝视着脚下与社会相接的黑暗面,同时珍惜每一次新的邂逅,用开放的态度面对外部世界,努力在今后的电影中呈现那些好的一面”。



## 随处是书房

杨 方

年轻时喜欢文学,爱附庸风雅,还没读过几本书呢,却总梦想有一间自己的书房。看到人家屋里有书架、墙上有字画的书房,心里非常羡慕。但当年我家租住的斗室尚不足20平米,哪来的书房?

不过,幸运的是,我家住在老城区最繁华的裕华路附近,出门向左拐就是市内最大的新华书店,从家里到书店只需步行10分钟。对我来说,家门有个新华书店,就如同守着个“金元宝”,在书店看赠书是“近水楼台”,那时候家门口的书店就是我的书房。

数年以后,当我拥有了一个三居室的时候,原来那个拥有书房的梦想不知不觉早已淡化殆尽。不是我不喜欢读书了,读书的欲望反而比年轻时还强烈,我感觉有没有书房,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。在浮躁社会里,能够静下心来读书才是主要的。如果想读书,写字台前、卧室里、沙发上,甚至卫生间里都可以是手不释卷之地,而似乎只有堆在床头的书才是我的最爱。作家且庵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“床头书”,算是说到我心坎上了:“书能带上床,一定是好书;一个爱读书的人,一定是要有几部床头书的。”半躺在床,此时我就是那个拥有“后宫三千佳丽”的皇上,床头上摆的一摞新书旧书,我想“宠幸”哪本就“宠幸”哪本。

陈继儒在《小窗幽记》中说:“闭门即是深山,读书随处净土”“眼里无点灰尘,方可读书千卷”。古人的“马上、枕上、厕上”都是读书的地方,说明人家真的是喜欢读书。真正喜欢读书的人,无论身处什么地方都可以心无杂念地阅读,大可不必有个叫做书房的地方来“捧场”。

据说,钱锺书家就没有专门的书房,但又处处是书房。在随笔集《我的书房》一书中,杨绛的文章这样描述:“我家没有书房,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,也充客厅,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,各都有书桌,所以随处都是书房。”何满子的书房叫“六一居”,意在一室六用,既是书房,又是客厅、餐厅、卧室、会客室、教室,又名“一统楼”。这说明老舍爷爷也秉承“读书随处是书房”的理念,无须刻意打造一个“专职书房”。倒是发现时下有不少拥有书房的富贵人家,其实并没有半点书香气息,我想,大概只是为了装门面摆摆样子的吧。

青岛举行“宣讲年代秀”

本报讯(记者杨明清)近日,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“宣讲年代秀”在青岛书城举行,来自青岛市市南区各街道百姓宣讲骨干代表、居民代表等80余人参加活动,来自上世纪50年代、70年代、80年代、90年代的四位宣讲员代表以书为媒,以声为介,分享不同年代的经典书目和人生感悟,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,以此拉开市南宣讲基地首场线下宣讲活动。

50后宣讲员慈美玲分享了自己参加1977年高考的故事;80后代表吕书娟带着《傅雷家书》片段,分享阅读感悟及为人父母的心得;90后宣讲员赵迪则借金庸先生的《倚天屠龙记》带来《江湖相逢沧海一声笑》主题宣讲;70后宣讲员张昊,则借杨绛先生的《我们仨》激励在场观众:“以成长为代价的分离,又有什么可怕呢,我们终将会在世界的另一个尽头再次重逢。”